



我更要感謝神，讓我是屬於你，

至少在爭戰中有個拉著我手的伴侶。

圖／哈莫尼安  
文／羅真聲

## 親身體會 神的大愛 (六)

### 十二、以讚美為誇勝

耶和華——我們的神啊，求祢拯救我們，從外邦中招聚我們，我們好稱讚祢的聖名，以讚美祢為誇勝（詩一〇六47）。

結婚後，我們不像一般人那樣跑去度蜜月；一方面我剛退伍沒有錢，另一方面我們的心都想著要面對傳道的路，沒有遊樂的心。神學院通知我要去臺中考試了，我們就商量，既然沒有蜜月，就藉此先去日月潭遊玩，隔天再去神學



日月潭的教師會館

院考試。當年沒有車，都是搭大眾交通工具。照計畫，我們在日月潭的教師會館過夜，因那時她還在教書，有教師的身分。

夫妻成為一體，談何容易？結婚後肉體可以合一，但那是短暫的，更需要心靈的配合；但是兩人在不同的環境成長，生活習慣和思想需要花一段時間磨合，現代人很多就是無法通過這一關而分手。

蜜月本是愉快的，但那天晚上不知道怎麼了，她又不跟我講話。看起來她很剛硬，不講話就是不講話；反之，她卻是非常的軟弱，一句話、一個動作就很容易傷到她的心，使她痛苦得不會說話。在當時的狀況下，我該怎麼辦？感謝主！有主耶穌可倚靠，知道要禱告。

「主啊！我感謝祢，我們可以結婚，又照計畫準備要當傳道。可是現在的情況怎麼辦？她都不跟我講話，這樣繼續下去，我怎麼當傳道呢？」

主啊！我願隨時等待她開口，如果明天起床後，她還是不開口跟我說話，表示我不適合當傳道，我就不去臺中神學院考試，而

是回嘉義；未來的生活規劃，以後再說。因為夫妻不和，怎麼當傳道呢？」

心意已決，就將未來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。我深信這樣的決定，沒有違背神的旨意。「夫妻不和，怎能當傳道呢？」當我把自己全然交託主之後，我的心很平靜，不憂慮未來，也不抱怨現在的夫妻關係；如同以前手受傷流血時，將自己全然交託主，能平靜面對生死而安然睡覺。

我們原本躺在床上，她生我的悶氣而不講話，我內心向神的禱告她當然不知道。我不由自主地唱著：「主恩實在更多，主恩實在更多，從前我心充滿罪過，主恩實在更多。」這樣連續哼唱幾首詩歌，就如讚美詩第110首「撇物從主」最後的那句話：「信則眼見，讚代求。」感謝主！她竟然主動示好，這是以前沒有過的，以後也沒有。以往都是我先開口，甚至長達一星期以後，她的心才回轉向我講話。所以她會主動示好，是神蹟，一夜之間就改變了。

千鈞一髮，當時她若到天亮仍沒有改變，我當傳道的路就沒有了。可見夫妻的問題神都在看，只要所行所為蒙神悅納，必要時神就會出手，問題很快就可以解決。所以，當問題出現時，就該反省癥結出在哪裡？若是自己的不是，就該悔改再交託主，相信這樣必蒙神悅納。時候一到，再大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。

這是當時發生的事，讓我知道必要時神會出手，問題必會解決；但並不是以後夫妻有問題時，我就向神要脅「我不當傳道了！」到什麼地步就照著什麼地步行，既已當了傳道，就好好當傳道；而且站在傳道的立場，也要好好經營自己的婚姻，從艱難的環境裡走出來。

有一次當她心情好時，我問她：「有問題時，妳為什麼都不講話？」她說：「心情不好，怎麼講話！」說的也是，但是另一半若不能體諒就慘了！因此要學會「讚美代替祈求」。

### 十三、主啊！求妳看顧肚子裡的嬰兒

1977年7月17日我結婚了，9月我進臺中神學院，妻子在臺南的大成國中也開學了。

但是這學期她的日子並不好過，常常咳嗽；1977年11月2日，她的來信：「……星期一到臺南，仍然咳嗽著，實在難過；想到課程多，不便請假，卻不知該如何上課是好，尤其星期二是我最多堂的一天，心情偶爾會不開朗。我不知道要如何禱告，神是已明白一切，我要求什麼？」

聲！非常感謝神賜意外的平安，這真是奇妙的恩典之一，星期二竟然一聲都不咳，就這樣斷絕了，讓我有精神有力氣上完六堂課；突然的痊癒是我所沒有料想到的，感謝主！再一次加添信心，神不是不能，而是時候問題。……」

這只是讓她嚐到神的能力，咳嗽並非就此痊癒；而那時她已有幾個月的身孕，所以除了病痛的折磨之外，更在意的是肚子裡的孩子。

1977年12月9日的來信：「……記憶中難得有這麼苦的病痛，煎熬之際，有你同在為我禱告、唱詩、讀經，帶給我許多許多安慰，然而可辛苦你了。有你幫助是好得無比，但我更知道也有我靠主獨自作戰的時候，果然不錯。雖然至今已兩個星期，雖然目前咳得喘不過氣（今天似乎略有好轉，次數較少些），雖然我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但我永遠相信神的愛，神的能力。唉！求神操練我就好，孩子還太小太小，不要對她有不良影響。……」

就是在那期間，神學院有期中假。當時的神學院一學期只有期中休假一次，也就是兩個月才有一次的假；我就是回家陪她的時候，發現她晚上無法躺著睡覺，因為躺著就會咳嗽，都是在床上坐著睡覺，真是辛苦，白天又要去學校上課。就是這樣熬過，經過了約四十年，她離世前一個月，也都是無法躺著睡覺，但她安然面對，她常說：「主恩夠用！」

1977年12月24日，她的信這樣寫著：「謝謝你回來看我。感謝神！兩天半當中，我們有較多、較長的時間一齊禱告，就在最後一天星期日的早禱上，我得到莫大的喜樂，彷彿被釋放了；否則，自從患病以來的

禱告，我經常愛哭，因為禱告裡仍然有擔心，擔心孩子、擔心工作……，而那次禱告到一半，突然覺得輕鬆喜樂，靠主一無掛慮，感謝主！

另外，你走之前的勉勵，也加添我很多力量。感謝神！就在人軟弱時加添力量。你走的當晚，我咳得好苦，幾乎沒氣，當然跟著的是嘔吐；隔天就必須上班了（請三天以上的假必須有醫生證明），我卻反而更嚴重。雖然非常痛苦，然而感謝神賜我心裡有平安；奇妙得很，那時我一點也不焦慮，一切交給神。

更奇妙的是自星期一至星期六，除了在學生面前咳過三次以外，我都能勉強上課；咳嗽是繼續，不過我都能躲到廁所去咳，也許這是好的，否則別人可能難以接受我咳嗽時的模樣。

昨晚一夜至天亮安睡，一次也沒咳，這是多少日子以來的奇蹟。今日早禱，為此深深感謝神的當兒，我想到，操練還是很欠缺，因為好轉時我才獻上喜樂的感謝，嚴重時卻只有帶淚的感謝。」

1978年1月5日的信：「這次咳嗽的爭戰裡，感謝神不斷加添力量，以及你的代禱與勉勵，否則我早就垮掉了。

肉體上的痛苦是一回事，學校老師都關心地要我吃這藥那藥……，否則細菌感染胎兒，影響胎兒體質，這精神上的負擔更是難受。因而於爭戰中對『你先下手，眾民也下手治死……』的經文，感受特別深刻。

我更要感謝神讓我是屬於你，至少在爭戰中有個拉著我手的伴侶。附帶我想到，自己在爭戰中也要靠主有信心地忍耐，將來孩子身上的操練，我是否也有足夠的信心？求主加添。」

1978年1月20日的信：「這學期到昨日為止，已全部將課程結束。時間過得非常快，還記得開學時那一小段日子，如今學期已要結束，你也要放寒假了；這世代的確如轉輪，願神引導我們不虛度在世的光陰。

回想這學期，是一連串與病魔爭戰的日子，但感謝主！祂的恩典是夠用，願神不斷加添信心與能力。」

這樣一個學期即將結束，她就是一連串的病痛，但誠如她所說：「祂的恩典總是夠用。」經過了約四十年，要離世前幾個月，她在病痛中，仍然常常這樣說：「主恩夠用」。陪她到最後一口氣，在病痛中雖有些不方便，但的確如她所說：「主恩夠用」，在主裡有福的安然離世。

（待續）✠